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國 劇

(第十四集)

要 目

二 隔 帘 王 婆 罵 婿

王 兰 英 祭 父 看 相 相

游 春 漁 舟 配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內 不
部 准
資 翻
料 印

字 数：235,700字

冊 数：500本

出版日期：1959年5月

目 录

1、二隔簾	(1)
2、赵匡胤算命	(15)
3、一两漆	(19)
4、逃水荒	(39)
5、王婆罵鶴	(47)
6、张堂搶亲	(63)
7、王兰英祭灵	(77)
8、天花板	(83)
9、双搖会	(97)
10、求子	(111)
11、看相	(117)
12、三藍桥	(125)
13、賈自成嫖院	(135)
14、柏瞎子观灯	(143)
15、游春	(153)
16、东回	(165)
17、漁舟配	(181)
18、小补缸	(193)
19、韓信算命	(197)
20、吊山	(203)
21、坐楼	(223)
22、刺惜	(245)

二 隔 簾

张金柱 王业明 口述本

前 記

张庭秀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官封八府巡按。私訪到未婚妻王二英家中，知岳父嫌貧爱富和当地賊官强逼二英作妾。张庭秀不解二英心情如何？屢作試探，才知二英真心等他，于是道破真情，搭救二英出难。

人 物：

张庭秀（简称张）

王二英（简称王）

（张庭秀上）

张：（引）独占鰲头，名扬九州。

（詩）巡按出朝，地动山搖。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白）下官张文秀，大比之年，上京赶考得中，蒙圣恩 賜 升 八府巡按。未去做官，先行察訪，更衣厅前將衣更換。

（唱“小生調”）官船以內欠起身，欠起下官王自成。未曾做官先察訪，要做明查暗訪人。官衣官帽未脫掉，便衣小帽穿上身。头上戴頂开花帽，破小袄子穿在身。穿双袜子原无底，牛皮拖鞋无后跟。腰里束根稻草帶，打狗条子手中拾，察訪 吳 国 苏州城。官船以內裝扮好，众位將官你是听，我到岸上去私訪，你們船中要小心。武举离船把岸上，奔上阳关古路程。下官沿路心中想，想起城中二奸臣。一訪賊官并汚吏，二訪三班衙皂

們；三訪賭錢吃酒肉，四訪行兇霸道人；五訪兒子不行孝，六訪不忠不義人；七訪南門孫三舉，八訪北門劉貢生；九訪岳丈并岳母，十訪三叔年老人。一路訪人表不盡，看見吳國蘇州城。遠看城牆賽鋸齒，近看城牆垛垛平。一個垛口一根砲，一根旗下一營兵。黃旗底下住元帥，紅旗底下住先行。城上景致看不盡，城門樓子擋住人。城門樓子高數丈，四拐八角挂風鈴。東風一起叮咭响，西風一起响叮嚕。老天要把狂風起，四方响的不住音，愛坏四鄉眾黎民。城門樓子觀不盡，下壓陰陽兩扇門。城門好比仙人洞，來來往往不住人。門字以里放馬字，闖進吳國蘇州城。八抬巡按進街心。一街兩巷亂紛紛。大家小戶香案擺，迎接八府巡按人。眾位百姓怎認識，你那知八抬巡按混進城。金字招牌二邊挂，俱是生意買賣人。鐵匠門口錘子响，銅匠門口冒火星。澡堂門口燈籠挂，帶單舖子挂手巾。飯店門口碗對碗，酒店門口壺對瓶。木匠店對油漆店，錢店正對當舖門。十字大街擺秤斗，俱是生意買賣人。有心大街多觀看，南北二門訪強人。順着大街往前奔，岳丈王府擋住人。對對旗杆空中豎，把門小子披大紅。岳丈狗官做多，這樣威武來吓人。有心從他頭門進，怕他不認這門親。二妹言語交代我，姊妹會話綠秀亭。綠秀涼亭身站定，得見丫環一個人。小丫環有勞你向里边報，報給二妹他知情。你就說綠秀亭未來別一個，來了二哥哥張文秀又是二哥哥王自成。姊妹要念姊妹意，不要梳洗巧打扮。隨身衣服下樓門，姊妹不念姊妹情，穩坐高樓不動身。打发丫環送回信，好叫二哥哥早動身。（丫環下）東花園門打一恭，走進二哥哥張庭秀。（張庭秀下、王二英上）

王：（接唱“二涼調”）西花門驚動二妹王二英。正在高樓未坐定，且听丫環報一聲：他說是綠秀亭未來別一個，來了哥哥張庭秀、又是二哥哥王自成。他說是姊妹要念姊妹意，不要梳洗巧打扮，隨身衣服下樓門，好与二哥哥談談心。姊妹不念姊妹意，穩坐高樓不動身，打发丫環下樓門，好叫庭秀早動身。一不梳洗巧打扮，

隨身衣服下樓門。手扶栏杆步登坐，轉彎抹角来的快，不觉來在綠秀亭。綠秀涼亭身站定，好个丫环有用人，他把竹簾挂現成。挑竹簾子挂金鈎，簾里偷观簾外人。观前影好象二哥張庭秀，后边看好象二哥王自成。認得假裝不認得，知情假裝不知情，紙糊灯笼心內明。观不尽二哥哥描花綉朵，

張：（接唱“接板”）簾外边惊动王自成，討飯棍挑竹簾观得清，簾里坐着一千金，好象我家二妹妹偷下樓門。上京时二妹妹打个叉叉辮，现如今一头青絲遮滿天。前三年二妹穿条开襠褲，现如今八幅罗裙遮金蓮。前三年二妹本是整板脚，现如今这么裹那么纏、出水的菱角沒他脚尖。怪不道我岳丈嫌貧愛富，苏州城出了一个玉美人。他怎能与我貧窮人結为婚，簾外头施下一个花郎礼，

王：（接唱“二涼調”）簾里边恼坏王二英。手指丫环一声恨，恨声丫环了不成。綠秀亭来了个花郎子，你不該說是二哥王自成。謊了旁人不要緊，謊你姑娘罪不輕。这时不到旁所去，早奔东廚走一程，要打丫环了不成！王二英打丫环东廚去定，

張：（接唱“小生調”）簾外惊动王自成，作揖打恭我与丫环講人情。二妹妹裝不裝来有船家，卸不卸来由客人。認不認来在于你，苦打丫环为何情？張庭秀在簾外人情來講，

王：（接唱“二涼調”）东廚回来王二英，抓着棍子要問問你是二哥到來臨，家乡居住表我听！

張：（唱“小生調”）二妹不必将我問，摔掉討飯棍一根，我与二妹來談心。問我家來家不远，不是无名少姓人。家住在南昌府來郡阳县，母亲陳氏父張叔。一世未生多男女，所生弟兄兩個人。哥哥庭文我庭秀，庭秀就是你二哥名。我弟兄未學旁的艺，學會了木匠手藝過光陰。大旱三載郡阳县，干的枯草無收成。听人說吳国苏州年成好，哥哥扛鋸我扛斧，兄弟奔到苏州城。到白天在大街找活做，到晚來古庙以內去安身。你爹爹本是个做官人，修建三間綠秀亭。木匠瓦匠無其數，缺少彫龙刻鳳人。你的父在大街将我問，問我們手藝怎么样，二哥旁边說一声：虽

然不好能混混。我弟兄請到你王府內，到你王府動工程。哥哥在前邊彫閣扇，我在後邊彫屏門，彫龍彫鳳彫麒麟，刻一個金絲鯉魚跳龍門。綠秀大亭蓋齊正，你爹爹辦下一席酒，款待木匠瓦匠們。酒吃三杯方落盞，來了你三叔年老人。你三叔會看什麻衣相，看你二哥有官星。他看我做官就不小，不做八抬做巡厅，至小都要做總兵，時時不離午朝門。你父聽說心歡喜，與我爹爹巧商論，要收二哥做子孫。張家起名叫張庭秀，王家起名叫王自成。花園里边書館蓋，教你二哥唸字文。你的母怕王家養不住張家子，二妹妹才許我為婚。先做子來後做婿，做子做婿我一人。書讀三年寒窗苦，二哥心想趕功名，三叔賜金母賜銀，外賜一匹馬能行。有心門上戰馬，怕你姐夫趙奸臣。有心後門上戰馬，又怕你姐王大英。你二哥綠秀涼亭上戰馬，快咀丫環報個信，報給二妹得知情。二妹聽說此言語，三寸三小金蓮，叮咚咚下樓門。伸手拉住馬韁繩，叮嚀叮嚀叮嚀問上幾聲：你問我有官多時報馬到？無官幾月轉回程？你二哥綠秀涼亭誇海口，我言道：有官三月報馬到，無官不回你蘇州城。二妹聽說心歡喜，袖內拿出白玉瓶，白玉瓶來白玉瓶，一個雌來一個雄。雄的二哥帶了去，雌的流落綉樓門。當初認人不認寶，如今認寶不認人。誰知道窮漢頭上無福星，現如今討飯營生轉家門。張庭秀表家乡和居住，一字都不錯。

王：（接唱“二涼調”）亭里边喜坏了王二英。一聽二哥轉回程，并把二哥叫一聲。二哥哥大比之年上京城，三叔賜金母賜銀，外賜你一匹馬能行，你二妹賜你貴寶珍。我問你金銀馬匹那里去？為什麼討飯營生轉家門？

張：（唱“小生調”）二妹不要將我問，二哥哥把倒糞票子說你听。未曾開口一聲恨，恨聲三叔年老人。黃道日子不放我走，黑沙日子動了身。走路未走三天正，又遇到三個拐子同陣行。白天同走陽關路，晚上同宿一店門。拐子起了不良意，要与你二哥拜崑崙。拜來拜去我為大，弟兄們拜的我為尊。一個打酒酒四兩，

那个又打酒半斤，款待你二哥上京城。未曾吃酒行下令，会吃酒来三杯酒；不会吃酒也要吃三巡。你二哥自幼生的不会吃酒，吃了拐子三杯酒，迷迷糊糊不知情。一个拐子拐去了馬，那一个拐子拐去金銀，还有拐子没有什么拐，好不可怜多伤心、拐你二哥白玉瓶。虽然不值錢多少，叫声二妹你論論：恩爱的夫妻認不清。张庭秀表苦处一言难尽，

王：（接唱“二涼調”）簾里边惨坏了王二英。手指拐子一声恨，罵声拐子了不成。有多少京城大客你不拐，单拐我二哥上京人。拐我金銀抓药吃，拐我馬匹駝尸灵。金銀大馬都不講，毫不該拐我二哥白玉瓶，隔竹簾的夫妻認不真。光恨拐子終何用，那有拐子能知情。丢了愁面換笑脸，并把二哥叫一声。二哥哥自從拐子拐过后，怎不回吳国苏州城。二次回到王府內，你来討金子再討銀；二次京城赶功名。大小功名赶一个，压压我姊夫赵奸臣。你二妹在簾內将二哥来問，

张：（接唱“小生調”）二妹不要将我問，倒运倒运真倒运：倒霉票子还未說清。二妹妹我飯店被那拐子拐，又在那飯店里边害瘟病。大病害了七七四十九天正，五十一天出災星。飯店老板情义好，吃他飯帳他不要，临走还給我二百文。二百銅錢有何用，买一个竹板漁鼓唱道情。南边唱到順天府，北边唱到阴山城。阴山城有个紹老爷，紹老爷本是爱玩的人。他看二哥道情唱的好，收到他家做子孙。张家起名张庭秀，王家起名王自成。紹家起名紹康宁。倒运倒运真倒运，一人到有三个名。我没有三个名字不得活，紹老爷門口三班戏，个个戏班都少人。大戏班子上不上，乱弹班子不能行，小戏班子招打对的唱小生。头出唱的白灯記，三告又連跪官門；底下又加薛鳳英，哑了喉嚨閉了音。看戏姨太他开心，他尽拿砖头瓦块台上边扔；依着那香主老板留着我們混，梳头的先生搗鬼精。他把香主來說信，碗大的包袱摔出門。摔出門庭无处奔，花子行里拜崑崙。遇着一个拜一个，遇着二个拜两名。有名的花子拜了三百五十九，带你

二哥三百六十名，二哥还在头一名。实指望弟兄多了有好处，谁知道个个都是行兇放蕩人。一班子在南京城內端皇杠，这一班在北京城內打死人。端过皇杠打死人，他們还要到金龙殿上鬧朝庭。万岁一见心中恼，发下三千御林軍；捉拿花子去充軍。有錢的花子由小路走，无錢的花子旱路行。他們打死人都跑掉，找你二哥去充軍，我坐的八抬大木籠。二哥充軍苏州过，王府挂念幾个人。一挂念高堂你的母，二挂念三叔年老人。挂念旁人都是假，挂念二妹是真心。二妹妹有話你在今晚講，明早二哥要充軍；不知回程不回程。张庭秀站簾外表冤枉和苦处，一言难尽，

王：（接唱“二涼調”）簾內边惨坏了王二英，一听二哥說此話，好比鋼刀刺奴心。手指花郎一声罵，罵声花郎了不成！一人打死一人偿命，毫不該帶二哥去充軍。光恨花郎終何用，那有花子得知情。二哥哥你上京城那知道，怎知家中大事情：南門又出孙三举，北門又出刘貢生。家业大来不要紧，霸占皇粮不进京；逼着你二妹妹做后婚。把你爹娘求請去，叫你爹娘写退婚。你爹爹不把退婚写，打在南牢受苦情。你母不把退婚写，被迫到白衣庵中当尼僧。你兄长不把退婚写，现在朱家当用人。爹爹牢中无有吃，常叫丫环送点心。母亲庙堂无錢用，常叫丫环送金銀。只有兄长路太远，来来去去帶書信。一家到有人四口，二妹过門五口人。有情有意王二妹，不忠不孝王自成。王二英表不尽家中苦，

张：（接唱“小生調”）簾外边惨坏了王自成。一听二妹說一声，倒叫庭秀恼在心。手指那南北二門一声罵，罵声賊子了不成。张家与你何仇恨，苦害爹娘为何情！明天做了都察院，定拿賊子問新刑！老罵賊子終何用，臉对南牢叹一声。手指南牢声声叹：叹声爹爹——爹爹南牢多受罪，可知孩儿轉回程。受罪不要三天正，孩儿放你出牢門。光叹爹爹怎知道，白衣庵中哭一声。白衣庵中声声叹，叹声亲娘——母亲奄堂那知道，可知孩儿轉回

程。受罪不要三天正，孩儿請你出庵門。只叹母亲終何用，面对湖北叹一声。湖北不叹那一个，叹声兄长张庭文。你在湖北身受苦，怎知你弟轉回程。受罪不要三天正，愚弟发出一道文，定救兄长轉回程。光叹爹爹母亲兄长終何用，三人那能得知情。丢愁眉换笑脸二妹叫，二哥言來說你听：二妹妹得你情求感你情，得你恩来报你恩。若要今生不能报，到来生变駢变馬变畜牲；变一个黃毛犬子把你看門。张庭秀在簾外口口只說感情之話，

王：（接唱）簾內边恼坏了王二英。二哥說什感情不感情，說什报恩不报恩。来的湊巧真湊巧，来的相迎真相迎。你解开湊巧相迎四个字，二哥哥你不定八抬是巡厅。

（白）二哥，你可知你家二妹在家如今改嫁了。

张：（白）唉，二妹，改嫁么也不过是来年春三二月，搭那葡萄架西瓜架南瓜架……

王：（白）二妹改过門头了！

张：（白）我知道你要改門头了，王府門头不好，一个女婿还在討飯，你改門头也好……

王：（白）二哥不要装呆，我如今是南門孙三举的娘子了。

张：（白）哟，我知道內边是二妹，誰知你是南門孙三举的娘子，恭喜二妹賀喜二妹！

王：（白）恭喜何来，賀喜何来？

张：（白）我早不知道你是三举的娘子呀，早要知道你改嫁，我穷弟兄还有三百六十名，每人湊一文銅錢，买些衣服首飾，包头汗巾，把二妹填箱，才是一番道理。

王：（白）二哥包头汗巾出在何处？

张：（白）出在你吳国苏州。

王：（白）是呀，出在苏州，二妹想要就打发了环去买，我要你那百錢嗎！

张：（白）唉，二妹我好有一比——

王：（白）比從何來：

張：（白）千里送鵝毛——

張：（白）此話怎講：

張：（白）禮輕人義重呀。

王：（白）二哥既知禮輕人義重，你弟兄三百六十名，每人湊文銅錢与你二妹買張狀紙申冤告狀不好嗎？

張：（白）提到申冤告狀嗎？二哥苦水都有腰深，你听我向你講講：

（唱“小生調”）二妹妹簾內邊身站定，我把那告狀苦說你听听：人比人來氣坏人，世間上到有九十等人。你爹爹也算一等人，天天不離大衙門，未曾動步那處去，三班六房隨後跟，你父可算是享福人；我的父也算一等人，天天不離南牢門。未曾動步那處去，牢頭禁子隨後跟，我的父可算是個受罪的人！你母也算一等人，天天不離堂樓門，未曾動步那里去，老少丫環一大陣，個個都把太太稱，你母可算是有福人！我母也算一等人，天天不離古廟門。未曾動步那里去，老少尼姑一大陣，個個都把老尼稱，我母可算受罪人！二妹妹你算得一等人，每天不離綉樓門。頭戴金身穿綾，未曾動步那處去；老少梅香一大陣，這個來把姑娘叫，那個來把小姐稱。二妹妹你可算一個享福的人！你二哥我也算一等人，天天不離討飯棍。出門就和狗拼命，未曾動步那里去，黃毛犬子一大陣。這個來把花郎叫，那個來把花郎稱，二哥可算受罪人！

討的到來吃一個飽，討不到來餓個暈。餓的前心貼後心，肝花五臟餓的亂搖鈴。東也討來西也討，東庄大娘待我好。他給花子吃一飽，臨走還給一捆亂稻草；二哥哥揹着就向廟堂跑。跑到廟堂忙放下，派派稻草才能燒，長的留着二哥蓋，短的留着二哥烤；七長八短做被條。地下燒個熱攤子，我學一個王強臥冰來睡倒。睡着地來蓋着天，一塊狗皮鋪中間。起東風來往東遮，起西風來往西遮。老天單和窮人來作對，東南又起個轉轉風，小牛皮這麼遮來那麼遮，只听牛皮着了重，呼哧！狗皮掙了

个碗大窖窿。狗皮掙烂无錢买，我那有銀錢替你把状申。叫我討飯我就走，叫我告状那不中。张庭秀站簾外搖手不能把状告，

王：（接唱“二涼調”）簾里边恼坏了王二英手指二哥一声恨，恨声二哥了不成！從小把你当做豆芽菜，长大还是个火头青，從小把你当做青竹杆，誰知道长大原是腹內空。丢掉二哥我不叫，不叫二哥叫小名。

张：（白）不能叫的！

王：（唱“二涼調”）叫不得来偏要叫，我叫你三声小道生。这时不到别处去，早奔綉楼寻自尽。高的樑头低的井，硬的鋼刀軟的繩。你二妹寻罢无常去，张庭秀小道生；我叫你寡汗条子当一生！王二英說罢綉楼回轉，

张：（接唱“小生調”）簾外边急坏王自成！并把二妹叫一声。

（白）二妹，那时說話越說越近，现在怎么越講越远了？

王：（白）你不会猜嗎？

张：（白）猜呀我就猜着了。

王：（白）你猜着就講来！

张：（白）二妹可是看你二哥身上寒冷，望望你爹爹可有破衣破帽，找点前来与你二哥遮寒吧？

王：（白）二哥，不但是破衣破帽，就是小二毛皮袄都有，我送給那个烂脚的花子，也不把你这个无用的人穿哪！

张：（白）那我又猜着了：莫不是看你二哥肚中飢餓，上那东厨找碗残茶剩飯給你二哥充飢嗎？

王：（白）二哥，不但残茶剩飯；羊肉細面都是有的，你看那大門外边睡

的什么？

张：（白）那是一条狗。

王：（白）是呀，我給那条狗吃，也不給你这沒用人吃呀！

张：（白）啊啊呀，看起来人不能穷，人要穷掉就毀了！毀了就沒了。拿我这个八台巡按連她看家狗也不如了。二妹，二哥猜他不到了。

王：（白）二哥，我量你是猜不到，二妹去寻短见了。

张：（白）二妹你去寻死嗎？

王：（白）正是寻死！

张：（白）二妹十七八的一朵紅花，还未开放，死了不是可惜了？

王：（白）二妹么，我要喜开就开，我要不喜开，抓把烂泥把它糊起来。
我怕急坏那一个呀！

张：（白）张庭秀一辈子不回来。那你一辈子也不开了。二妹你不是要申冤告状嗎？

王：（白）正是。

张：（白）二妹回来，我与你商量商量。

王：（白）唉，这就好了呀！

（唱“花腔”）一听那二哥哥把状申，綉楼上回来王二英。哎么呀么——綉楼上回来呀——呀哈呀哈么——綉楼上回来王二呀哪哪——王二呀英下楼門！王二英来下楼来，

张：（接唱“三七調”）张庭秀簾外巧安排。巧安排来巧安排，三棵柳树四棵槐。夜明珠子土中埋；二哥本是檀香木，莫把二哥当朽柴。久后一日官星现，二妹妹的亲事把你掙将回来。

王：（唱“三七調”）王二英。来下楼坡，

张：（接唱“三七調”）张庭秀簾外烧干鍋；烧干鍋来烧干鍋，大鍋炒的如豆芽菜，小鍋烙的油饅饅，少油无盐吃点罢，不要在門内泪如梭，哭的你哥哥心难过。

王：（唱“三七調”）王二英来下楼堂，

张：（唱“三七調”）张庭秀門外装穷象。

王：（唱“三七調”）装穷象来装穷象；你不如我姐夫小赵郎。

张：（唱“三七調”）小赵郎来小赵郎，他的心强命不强。

王：（唱“三七調”）命不强来高官做，

张：（唱“三七調”）做官他也官不清；逃不了二哥手掌心。回言才把二妹問，

（白）二妹可提到申冤告状？

王：（白）正是。

张：（白）好有一比——

王：（白）比從何來？

张：（白）桅杆头上挂剪尺——

王：（白）此話怎講？

张：（白）求求二妹的高才（裁）。

王：（白）你在王府攻書，茶来动手，飯来张口，那时不要你二妹高才，如今为什么要你二妹高才？

张：（白）二妹，那时在你王府攻書，心有余闲。如今流落四乡乞討，虽有主意见識，也被那黃毛犬子把我冲散了。

王：（白）二哥我把你好從一比——

张：（白）比從何來？

王：（白）秤杆上边挂把子——

张：（白）此話怎講？

王：（白）我扫扫二哥的心（兴）哪！

张：（唱“三七調”）扫心扫心真扫心，不知道二妹妹状告何人？

王：（唱“三七調”）二哥哥外边身站定，二妹妹状子讀你听：头紙状不告别一个，告的是头顶老爹尊；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他是嫌穷爱富人。大老爷准罢头紙状，二紙大状望上申。二紙不告别一个，告我姐夫赵奸臣；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空讀詩書不行正，尽把人做保做媒証。并把你二妹写退婚。老爷准罢二紙状，三紙大状望上申。三紙状不告别一个，告我姐姐王大英。告她五款缺一款，告她一款罪不輕；管家婆、鬧家精，好比当年田三春。鬧的落江水不混，她把你二妹妹出嫁旁人。老爷准罢三紙状，四五紙大状一齐申。四紙就告那南門孙武举，五紙状告的北門刘貢生。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家业又大势又硬，霸占皇粮不进京。强占你二妹做后婚。大老爷准罢我五紙状，带上三叔做証人。三叔跪东你跪西，二妹跪在正中心。三叔只要說句公道話，无情官司打上京。王二英在門里表罢五紙状，

张：（唱“三七調”）弄險弄險多弄險，簾外吓坏王自成！幾個雞蛋碰石滾，幾家女婿告丈人？幾個和尚告山主？只吓得王自成頂門心上走真魂！手指二妹一声恨，恨声二妹了不成！老子嫌穷来爱富，父女都是一条心。老子杀人未杀死，你拿鐵头来除根。倘若一狀告准了，一笔勾消无話論；倘若一狀告輸了，打在南牢虎頭門。三天沒有人送飯，四天沒人送点心，南牢餓死了張庭秀，黃毛丫頭好狠心，你另梳油頭去嫁旁人。二妹妹如果是个真心女，你跪在綠秀涼亭把誓盟。你要敢綠秀亭上盟下誓，你二哥才放这条心。在簾外逼迫二妹盟下誓，

王：（接唱“三七調”）簾里边喜坏了二妹王二英。二哥要是不放心，二妹与你把誓盟。綠秀涼亭落下跪，祝告虛空过往神：告狀事要有三心并二意，失火烧到綉樓門；三尺紅綾子送奴残生。

张：（唱“三七調”）一见二妹是真心，好不該逼她把誓盟。有心前去撵她起，隔住竹簾挡住身。站簾外作揖打恭二妹請起，

王：（接唱“三七調”）二哥哥不要你动身。你若弯腰我心疼，試試我二妹妹可有真心？

张：（接唱“三七調”）二妹妹簾內身站定，忙把狀稿讀你听：头紙狀不告別一个，告你爹爹老大人。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他算嫌穷爱富人！大老爷准罢头紙狀，二紙大狀望上申；二紙不告別一个，告你姐夫赵奸臣。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手拿羊毛笔一根，把人做媒做保人，逼迫二妹写退婚。大老爷准罢我的狀，割他人头挂城門，可称二妹你的心！三紙不告別一个，告你姐姐王大英。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拋家婆、鬧家精，好比当年田三春。鬧的落江水不混，他叫二妹改嫁旁人。大老爷准了我的狀，割他奶头釘城門，騎木驢子游四門；走一門割一門，割他遍身鮮血淋，可称二妹你的心。老爷准罢三紙狀，四五紙大狀一齐申。四紙狀告那南門孙武举，五紙狀告的北門刘貢生。告他五款缺一款；告他一款罪不輕。家財大来势又硬，强占皇粮不进京；擄强二妹

做后婚。老爷准罢我的状，带上三叔做証人。三叔跪东我跪西，二妹跪在正中心。叫我三叔說句公道話，无情官司打上京。张庭秀簾外告罢五紙状，口里不恨心里恨；腰上边挣断一根稻草繩。头上去了烟毡帽，现出来烏紗爱坏人。身上脫掉破小袄，花花龙袍穿在身。牛皮拖鞋來脫掉，粉底朝靴足下蹬。张庭秀一搖二摆官星出現，

王：（接唱“三七調”）王二英站簾里細观真情：二哥哥刚才本是花郎样，如今現出做官人。是是是來心中明！莫非是二哥做官轉回程！挑竹簾來挂金鈎，簾內不站到外头。描花腕拉住二哥龙虎袖，

张：（接唱“三七調”）破毡帽正对二妹油粉头；这末样哄、那末样逗。逗出来前三年讀四書接交的女朋友。实指望姐妹不相見，

王：（接唱“三七調”）誰知相見又相逢。

张：（白）二妹請，

王：（白）二哥請。

张：（白）姐妹同請！（同笑下）

—— 劇 終 ——

